

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系列報導 / 專訪作家王安憶

香港點心衛視點心網報導

文/ 王抒玉 點心卫视采访主任

2017.04.21

讀王安憶的書，被她文字作品裡的一種細膩的質感所感染，如同潺潺流水般傾瀉而下，她寫上海弄堂中細枝末節的日常瑣事，也寫十里洋場上的紙醉金迷，風花雪月，用筆墨搭建出一磚一瓦下的城市文化、市井風俗。

這個 4 月，因為採訪報導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的關係，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，有幸回到母校，坐在中大鄭裕彤樓的學生自習室裡，和王安憶老師聊聊關於文學的事。



與王安憶老師于中大鄭裕彤樓合影留念

訪問：您如何看待本土方言的消亡現象？方言和文學之間存在著怎樣的聯繫？

王安憶：一個明顯的現象是在 1949 年之後的普通話推廣和建設，奠定了我們所說的語言是以北方語系為主幹的語言，我們每年所看到的春晚上的語言節目表演，都是以北方語言作為基礎的。但你發現有個很值得關注的現象在於那些方言保護得較好的地方，反而倒是出來了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。比如前年在復旦大學舉辦了一個關於溫州作家的研討會，這兩年湧現出不少優秀的溫州作家，他們的作品裡呈現出許多溫州方言的特色與韻味，是很值得驚喜的，他們的文字表達，包括故事情節的設置都很特別，我想這和溫州的當地環境，還有對本土語言的保護有

很大關係，他們用的文學語言與以普通話為主的文學語系是不一樣的，所以我覺得方言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是一種文學的養料。但從整個語言流傳推廣的大趨勢來看，方言其實避免不了逐漸消亡的狀態。

訪問者：是否有關注到香港文學的發展？

王安憶：不同作家，因為成長環境上的差異，一方水土養一方人，土壤文化的不同，造就出來的文字質感也是不一樣的，這是好事。香港文學我們其實是沒有好好去注意到它，比如西西，也斯，李碧華，我一直很喜歡她，鐘曉陽，黃碧雲，還是有一個整體團隊存在的，有其力量性。

擴大一點說，除了文學的領域，還有香港電影可以關注，而且香港有個特點，任何的事情，只要由它來做，它都可以做得非常嚴謹，甚至是華麗。你也可以說是受英國的某種潛移默化的影響。

訪問者：但是香港電影現當今來看，有特色的電影確實不多了。

王安憶：是啊，《今天》雜誌曾經有篇文章就是談合拍片之後的香港電影，我覺得分析得挺好，60年代的時候，香港電影在上海風靡一時，和當時一些政治化味道濃厚的電影相比，香港電影帶來了很多日常生活，人之常情的東西在，所以平民們反而特別喜歡香港電影，記得在我小的時候，上海放了一部講述經濟蕭條時代，家家戶戶如何渡難關的這樣一部香港電影，當時買票的時候，電影院限票，每人最多只能買4張，所以上海人其實對香港的（文化）是很喜歡的。



訪談現場

訪問者：您又是怎樣看待目前文學 IP 熱同現如今同影視產業結合的現象？

王安憶：影視作品本身需要去選擇適合其形式的東西，而且不僅僅是影視，像傳媒，這些東西對靠文字來形成的小說來講，都是受衝擊，無法回避的。但是還是出現了一些令人欣喜的現象，例如這些年小說書銷量的提升，以前會覺得沒人看書，但從銷量上來看，中國小說紙質書的銷量是在上升的。有人在分析這個紙質書的銷量其實和人們在網上購書有很大的關係。

中國大陸，地域遼闊，賣書管道路徑可能很難到達二三線的城市，有網路之後，情況改善了好多，這樣二三線城市的青年也可以在網上買書，中國大陸整體書的銷量是在上升的，我個人的書也是這樣，影視傳媒的影響力之大，是具有覆蓋性的，我並不覺得小說沒有人看，看的人反而是增加了。

訪問者：所以從這個程度上來看，影視還是幫助了一部分人去瞭解文學的是嗎？

王安憶：有可能，因為影視劇的傳播，其改編的小說量也會跟著上去，影視傳播的覆蓋性比小說要大，所以我並不是非常失望，還是有些好跡象存在的。

訪問者：網上閱讀帶動了紙質書的閱讀嗎？

王安憶：也不是，是兩撥不同的閱讀群體，兩部分是不太交集的，現在的出版社有時候還會要求作者授權電子版的版權，但其實真正紙質書的作者他的電子版書的點擊率並不是很高，網上的讀者反而更想點擊些原創性的作品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反而是一些網路作家，他們非常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出版成紙質的書。例如劉慈欣的《三體》。

訪問者：在您看來，未來小說的某種發展模式是怎樣的？

王安憶：我覺得未來小說的創作走向還是以敘事性的小說為主，大多數的讀者還是希望于看到對於傳統、現實以及對日常生活的描繪，喜歡讀小說的人都是對日常平民化生活感興趣的。

訪問者：您每次開始執筆時的寫作動機是什麼？

王安憶：寫作是一件特別複雜的情況，有一種情況是先有一個故事，然後你要給這個故事找意義，還有一種就是我有一種想法，然後根據這個想法去尋找一個生活模式。

訪問者：小說家不是靠才華，這些年下來，令你堅持下來的東西是什麼？

王安憶：就是單純地對一件事情的喜歡，我寫作那麼多年，也越來越從中得到樂趣，而你從中得到樂趣的條件是你不斷地得到快樂。其實寫作真的沒有早慧一說，所以我不會輕易鼓勵年輕人，你好好努力，做一個作家，作家其實很辛苦，如果你覺得有其它的事情吸引著你去做的話，你可以先幹點別的。寫小說需要的是對社會的閱歷，生活經驗，它有別於其它的藝術形式，比如舞蹈，很早就需要去接觸培養，因為大了骨骼還有體力就跟不上了……而小說不是，小說一般都是上了年紀之後，東西才能夠慢慢地出來，例如《繁花》的作者，金宇澄 60 歲才寫出，當然他之前也一直在堅持寫，但真正讓他出名的是 60 歲寫出的《繁花》。

訪問者：去年在和安徒生獎獲得者曹文軒聊天的時候，他提到苦難文學，為了更好地理解生活？您是否認同？

王安憶：這要看對“苦難”一詞的意義，也許在你看來是苦難的東西，在其它人看來反而是樂趣，比如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，已經是那麼貴族優越式的生活，但在他看來，卻是苦難。所以每個人對苦難的界定都不太相同，因人而異。

但是讀書卻不同，你付出的勞動越多，你收穫到的東西就越多，有些書你覺得讀起來那麼尖酸和辛苦，但是讀進去以後，你才驚覺到原來那麼好看精彩，你看市面上目前流行的那些類型小說，讀起來很辛苦，可是你得到的東西卻是具有普遍性的。

訪問者：您平時的讀書習慣可以和我們大家分享一下嗎？

王安憶：我非常喜歡閱讀，如果有文字在我面前的話，我肯定會把它讀完，任何一樣東西，如果它是用文字的形式來表達的話，那肯定是我的首選，文字對我來說是最有能量表達的東西，有很多的東西都表達得很片面，但唯有文字是可以層層深入地表達下去的。



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講座現場